

春潮·海三章

◎ 李峻



(一)

那深埋地下的海
从八方奔涌而来……
春雷鸣响集结号
响彻地心的海洋
东风树起风向标
指明前行的方向和航道
在地下撒网
海水在煤壁上涨潮
那博浪的健儿
出没在黑色的波涛
开凿风雨 穿越时间的风暴
那弄潮的天骄
即便遇到惊天动地的海啸
也从不动摇
探秘地壳 无畏的勇士
打开水火雷电的通道
迎着裸子 被子的繁茂
尽情捕捞三叠纪的富饶
这是太白捞月掉落的海吧
满载着胡桃 木兰的风骚
这是苏子卷起千堆雪的岸吧
黎明到来时供我们停靠
春风不老 逐梦于千帆之外
春水如潮 奔流于万里之遥
这人间的烟火 还要靠
新世纪的钢铁掘进和创造
冲过激流 避开暗礁
追逐光 追求热 向往燃烧
全力地——领先 领航 领跑

(二)

四面是煤
三面是煤机的咆哮
一面是汹涌的乌金潮
永夜的黑驹着大山奔跑
甩开齿轮 托辊 铁链的镣铐
无尽的光携着惊雷啸叫
投入苏铁 悬铃木 银杏的怀抱
支架纵横六合 劈开尘与土
成为春天的序列号
俯瞰地 通南彻北
一千条黑龙冲进山海
仰望天 东列西张
十万匹铁马飞上云霄
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月华
照亮世界每一个暗角
驱散人间的春寒料峭
涤荡所有晦暗尘埃
从进风巷出发
在回风巷到达
把这春的讯息
向人间报告

(三)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春风穿越井巷的呼啸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溜槽向前奔涌的喧闹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煤机掀起的磅礴浩荡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滚筒搅动的骇浪惊涛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地层深处彻夜的沸腾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支架顶天立地的骄傲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列车开往春天的美好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黎明升井朝霞的燃烧
我要说
最耀眼的黑是你掘进时的脸庞
最闪亮的白是你回眸时的笑容
(作者单位: 神东煤炭)

了。直到那次出差途中,接到那通电话。
他的姐姐们赶去西宁,在电话里说眼前分明是个陌生人,30多年没见啊。可血缘里头那点东西藏不住,一抱上就哭成一团。她们哭着问为什么不早回来,为什么让爸妈带着遗憾走……那边的人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掉泪。

DNA比对确认那天,姐姐把他领回来了。当年的小小少年,如今已人到中年。站在我们面前时,满屋子的人都唏嘘。时光在那个瞬间像是忽然倒流了,又忽然快进了,把过去和现在一起推到眼前。

我姥姥早就走了,母亲也走了7年。安福叔安福婶也没能等到这一天,双俊的二姐也走了。房子后来也没了,推平了,种了树,成了一片林子。

双俊回来后,大姐三姐带着他回了趟石炭井。车停在原来的地方,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树都长高了,风一吹叶子哗哗响,周围静得不像话。大姐问他,“还记得这儿吗?”他不说,忽然抬手往对面小山上指。

那上头有几只小白羊的雕塑。30多年了,羊还在。这大概就是人世间的样子吧——有些人永远停在某个冬天,有些人走了很远又绕回来,有些门一直开着,等了很多年。

36年前那个冬天,一个小孩出了门。36年后他回来了,家没了,爹娘没了,院子变成了树。可他还记得那几只羊,他站在那儿,抬手指着。这个动作,大概就是岁月留给人的全部证据。

我想起安福婶坐在我家门口的样子,想起姥姥跟着落泪的样子,想起母亲在旁边无声陪伴的样子。那时候小,不太懂那份情感的分量,只是记得那晚很冷,双俊刚理了发,没戴帽子。

以前不太懂安福婶为什么一遍一遍说,说到最后所有人都听麻木了,她还在说。后来明白了,她是怕自己忘了。怕那些细节从心里溜走,怕那个孩子从世上消失。说一次,就多活一次。等她说不动了,别人替她说。

如今我们说,双俊回来了。说的时候,那些走了的人,好像也能听见。

人生太短,短到一转头30多年就没了。有些甜还没来得及品尝,苦先到了。可要是没那点苦,重逢大概也没这么重。岁月有痕,全在那些记得里——记得炮仗炸开的声音,记得姥姥追在后头喊别打孩子,记得安福婶坐在门口淌眼泪,记得对面山上的小白羊,风里雨里站了36年,还在。如今懂了,人生这道题,不是用来解的,是用来品的。品过苦,才知道甜的来处;品过别离,重逢才有分量。

双俊回来了。大院里那些年的悲欢,水坑边的夏天,铁路旁的风,都跟着一起回来了。岁月有痕,那些爱过他的人,虽然走了,但他们都曾认真地等过一个孩子回家。

(作者单位:神华能源报社)

徐徐前行 岁岁相伴

◎ 刘丽君



蝉声从河边的杨树叶间漏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落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又被微凉晚风拂得四处滚散。我下意识放缓脚步,回身等候身后的父母。父亲脚踩一双老北京布鞋,步履缓慢,每一步都擦出细碎的喀嚓声;母亲推着随身轮椅,两道长长的影子顺着路面延展,彼此依偎,像两棵相守半生、枝叶相依的老树。他们走得那样慢,不再忙着赶路,反倒以蹒跚步履,细细丈量岁月深处那些看不见的温柔过往。

公园满树紫薇盛放,细碎花瓣浸在朦胧暮色里,晕开一层柔和浅光。母亲望着花枝轻声说,“年少时自家小院便种着这种花,从前不知它姓名,每逢盛夏,总能开得这般繁茂热烈。”父亲在一旁缓缓接话,说当年自己还是莽撞毛头少年,总绕着她家院墙路过,抬眼撞见满树繁花,却羞赧得不敢多停留片刻。母亲低低笑出声,眼角细纹弯成浅弧:“如今倒是敢直直盯着看了。”父亲亦跟着浅笑,露出几颗松动的牙齿,语气软而怅然:“现在不多看两眼,怕是往后再没这般光景。”二人闲谈的声响极轻,轻得如同枝叶间簌簌絮语,却又沉甸甸,拨动我心底最柔软的枝条。

我们沿着公园步道徐徐前行。树梢顶端浸在漫天晚霞里,晕开一层淡橘柔光;微风掠过,枝叶轻晃,抖落一地碎光,恍若散落人间的星子。母亲忽然驻足,抬手指向对面垂柳:“你瞧那棵柳树,是特意修剪过的吧?树冠圆圆的,看着格外讨喜。”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修剪后的柳冠圆润饱满,晚风里轻轻摇曳,安静又可爱。

父亲话匣子打开,聊起近日追的电视剧,说着剧中人物的悲欢。母亲轻轻嗔怪他总熬夜追剧,伤身劳神。父亲只憨憨一笑,低声解释夜里容易失眠,看剧打发时光。二人闲谈零零散散,如同沿途散落的珍珠,我悄悄一一拾起,妥帖安放于心间最温暖的角落。母亲又问起远在上海的孙女近况,听闻当地将有台风,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提醒孩子关好门窗、注意出行安全。我一一柔声应答,心底忽然恍然,这般细碎寻常的问答,藏着世间最厚重的牵挂。



又见双俊

◎ 单素利

双俊找到了。

电话是他大姐打来的,说人在西宁,一直记着父亲的名字。DNA比对过了,没错,就是双俊。我握着手机愣了好一会儿,脑子里浮起来的,还是那个举着鞭炮往父亲烟头上凑的11岁男孩。

他丢的那天是1999年的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他爸王安福特意带他去理了发,我们都叫他爸安福叔。那天晚上降温,双俊没戴帽子就出了门,再也没有回来。起初家里没太当回事,他之前也走走停,两三天就自己找回来了。可这一次,第三天、第四天,始终没有消息。邻居朋友帮着找,寻人启事贴遍了周边,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线索还是断了。

安福婶就是从那时起变成祥林嫂的。她总坐在我家门口,和我姥姥一遍遍说着双俊的事。姥姥那时60多岁,穿带大襟的衣服,头上搭条黑毛巾,每听一遍就跟着掉一回泪。母亲也在旁边陪着,不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偶尔递过手帕,拍拍安福婶的肩膀。那个年代大院里的人家,白天门都不关,一家有事,整院都跟着悬心。放学回来,大人嘴里说得最多的就是双俊:找到哪儿了,谁说是看见了,又说好像被谁带走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那个刚理了发没

戴帽子的小孩,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

说起来,双俊在别人眼里有些傻。他口齿不清,说话不连贯,可动手能力极强。废旧的收音机到了他手里,拆完组装回去竟能重新出声。碰见上门要饭的,他总要跑回家舀一大缸子米递过去。当然也干过不少糗事,没少被他爸揪着耳朵拎回家。大年初一跟着他爸来我家拜年,手里攥个小鞭炮,非把炮捻往他爸的烟头上凑——一声响,他爸的手就出了血。我姥姥追在后面反复叮嘱:“回家别打孩子啊,过年了,不兴打。”双俊爱来我家,就因为姥姥从来不嫌弃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双俊》。他的几个姐姐看完哭得不行,说没想到弟弟那些在旁人眼里不正常的事,竟也能被人这样记住。

后来我工作了,双俊还没找着。

姐姐们后来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陆续搬走。菜窖大院的房子空下来,谁也没卖。

他大姐说过,万一哪天弟弟回来,看见房子还在,就知道家还在。

一晃36年过去了,我几乎把这个名字从记忆里清除

门槛

◎ 郭晶娴



老家旧宅门前,横卧着一块青石门槛,不知历经几代人的踩踏,石面温润光滑,正中磨出一道弯如月牙的凹陷。每逢雨天,凹陷处积一汪清水,浅浅映出头顶灰蒙蒙的天色。儿时在家中进进出出,从未觉得这道石条有特别之处,只是每次穿行都要高高抬起膝盖,无法像走平地那般随意放

松。外婆总跟在身后轻声叮嘱:“慢些走,别绊倒了。”我便故意把脚抬得更高,常常一跃而过,只当是孩童间的小小玩乐。

后来随父母迁居县城楼房,平整的室内再也寻不到门槛。防盗门闭合严实,楼道与客厅无缝相接,地面一马平川,抬脚落脚全无障碍。起初只觉便利,不必刻意抬高脚步,穿鞋便能径直走进门内。可日子久了,心底反倒萦绕起一丝淡淡的空落,仿佛那道被省略的门槛,带走的不仅仅是青石,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外公从前同我讲,门槛是一间宅院的“脊梁”,看似低矮不起眼,却承载着整座屋子独有的精气神。旧时人家修建屋舍,上梁要设宴庆贺,安放门槛也要特意挑选良辰吉日,半点不能敷衍。门槛横置在屋内与院外的交界,高度恰好一步可跨。迈步向内,是归家的安稳庄重;抬脚向外,是出门的清醒自持。它不似高墙那般阻隔往来,却无声划出一道界限,时刻提醒人:屋舍之内与天地之外,本是两种心境、两处光景。

想来,每个人心底,也藏着一道无形的门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稳稳扎根在心间。它或许是长辈从小反复念叨的处世规矩,或许是书中一句引人深思的道理,又或是心底与生俱来的分寸感。没有成文的条文约束,只是每当行事越矩之时,心底便会生出隐隐的不安,让人明白有些边界万万不能轻易越过。

这道心内的门槛,界定着为人处世的分寸,区分着随性与克制。有的人心中门槛清晰分明,待人处事始终保有一份自持,面对诱惑与捷径,总要刻意收敛心性,多费几分心力守住底线;这份克制带来的斟酌与迟疑,恰恰让人保持清醒,知晓行事自有尺度。若是心中的门槛日渐模糊,慢慢将边界磨平,待人处事便少了斟酌考量,凡事只求顺遂自在,不知不觉间,便失了心中的分寸与坚守。世间许多取舍,皆源于心底这道门槛。捷径固然行走轻松,无需费力克制,一路平坦无障碍;可守住分寸的路途虽要时时留心、步步谨慎,却能换来内心长久的安宁踏实。

时隔多年再回老宅,院落早已空置无人,唯有那道青石门槛依旧静静立在门前。石面上深浅交错的凹痕,是一代代家人岁岁年年跨步留下的印记,藏着寻常人家代代相传的分寸与敬畏。原来门槛从不是束缚人的阻碍,而是温柔的提醒。每个人心中,都该留存这样一道朴素坚实的门槛,无需华丽雕琢,不必刻下箴言,只静静立心底。每当想要随意妥协、逾越分寸之时,迫使自己多抬一次膝盖,多费一点力气。这份抬脚时的费力,便是守住本心的清醒。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